



A

Patient in Paradise

薛晓 著

天堂
病人

古吴轩出版社
GUWUXUAN PUBLISHING HOUSE

天堂病人

A Patient in Paradise

薛晓 著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堂病人 / 薛晓著.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7.2
ISBN 978-7-80733-122-3

I. 天… II. 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23349号

责任编辑: 长 岛

装帧设计: 木 心

责任校对: 徐芙后

责任印制: 蒋家宏

书 名: 天堂病人

著 者: 薛 晓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Http://www.szrbs.net/gwx E-mail: gwxpb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875

版 次: 2007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3-122-3

定 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我曾试图写出天堂

别动

让风说话

那就是天堂。

让众神原谅

我做过的

让那些我爱过的人设法原谅

我做过的。

——庞德《诗章·第一百二十》

2005年初夏，S城旧城改造工程全面启动，前期拆迁工作如期展开，城墙边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大片旧房伴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声变成一片瓦砾，这里将建成未来的环城景观带。这天中午，工地上的几个民工为躲避烈日，钻到了城墙脚下刚刚发现的一个防空洞去避暑。突然，他们大声叫喊着连滚带爬从里面逃了出来，阳光下一张张惊恐惨白的脸。原来在防空洞的尽头，他们发现了一具男尸。

十几分钟后三辆警车呼啸而来，七八个神态严肃、面无表情的警察飞身下车，迅速拉起警戒线，戴上白口罩，弯腰钻了进去。

听说死了人，防空洞口周围和杂草丛生的城墙上一下子围了几百人，气氛紧张。随后闻讯赶到的记者们也焦急地等候在外面，采访着第一时间发现尸体的民工。

过了将近半个多小时，尸体被装进一只很大黑色的塑料袋里抬了出来，上面还死死地叮着几只苍蝇。

烈日下人们议论纷纷。

警车又呼啸着闪着警灯远去了，围观的人们开始渐渐散去。

几个老太太手挽竹编的小篮叫卖着白兰花。

那边过来一对小恋人，男的掏钱买了花，别在女的发髻上，两人对视而笑，相拥走向浓密的树荫。

一个年轻的少妇推着婴儿车，突然又停了下来，单手搭着凉棚在张望着什么，车座里的小家伙开心地玩耍着，满手都是融化的冰激凌。

当天晚上，S城各大媒体都争相报道了这样一条爆炸性新闻：今天中午，在本市城东城墙下一处废弃多年的防空洞里，发现一具无名中年男尸：死者身着黑色骆驼牌风衣，深藏青卡斯尔西服套装，系灰色暗条领带，脚穿深咖啡老人头系带皮鞋。有关死者身份、死因，警方正在作深入的调查，希望知情人及时向警方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习惯看深夜新闻的施丽雅在电视上得知这条消息后，当场就晕了过去……

—

圣诞节S城下了雪，一场多年未见的大雪，整个城里银装素裹。

2004年12月28日圣诞节后的第四天，是费一贝四十五岁生日。这天费一贝起得特别早，清晨七点钟当闹钟准时从卧室急促响起的时候，站在阳台上的他已经在寒风中静静地站立了近一个小时，几枚长长的烟蒂散落在棉拖鞋边。他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就像一尊雕塑摆放在那里。

费一贝爱人施丽雅此刻也在睡梦中被闹铃惊醒，这个过了年就四十七岁的女人，脸上透着成熟女人特有的妩媚，棕黄色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圆润的肩头，只是白皙的颈脖上皮肤已经明显松弛了，显现出衰老的痕迹。此时习惯裸睡的她似乎还陶醉在昨晚一场春梦的满足中，不愿意睁开那双迷人的丹凤眼，只是慵懒地翻着身在暖暖的被窝里用右手摸索着费一贝的身体，可那一侧空空的，她差点惊出一身冷汗。这么多年了，特别是冬天早上总是她先醒了，抱着费一贝温存一番起床，然后做好早点，热好牛奶，再叫他醒的，可今天怎么了？她噌地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顾不得赤裸的上身，裹上厚厚的棉睡衣，快步走出了卧室。

客厅里宽大沙发边的落地台灯亮着，透过长长窗帘的缝隙，她看见了费一贝熟悉的背影。

“一贝，你这是怎么了？”她打了个寒颤，带着几分惊恐问道。

费一贝似乎没有一点反应，人还是僵直不动。

“一贝，你到底怎么了？”她几乎是疯狂地叫了起来，双手摇着费一贝的胳膊。

“小雅，你看今天太阳多美！”他平静地说着，好像是在自言自语，眼睛出神地凝望着东边。

冬日清晨的太阳并不强烈，是积雪反射的惨白，阳光铺在费一贝的脸上，使他脸色更多地带了点阴森。一只不知名的小鸟欢叫着从阳台边掠过。他右边脸上某根神经抽动了一下，这才回过神来。他回头望着她，顺势将她拥在了怀里。

“小雅，还记得十八年前冬天我们度蜜月时的情景？那天早上我们也是这样在阳台上看太阳，那是多美好迷人的一个清晨啊。”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闭上眼睛温情地靠在他的胸前。

那个冬天对于费一贝来说，可真是双喜临门，春风得意。一来他潜心创作的诗集《枯黄的书签》顺利出版，还拿到了一笔不菲的稿费；二来他煞费苦心、疯狂追求的施丽雅终于答应嫁给他了。

在厦门鼓浪屿，费一贝特地找了当地朋友预定了一间位置绝佳的海景房，背靠万石山，海天景色，尽收眼底，一览无余。入夜，枕着西海的阵阵海涛，费一贝和施丽雅尽情享受新婚的欢愉。天色朦胧时分，他们就已相拥着在阳台上看日出，全然没有昨晚激情疯狂一夜后的疲惫倦意。

小岛的冬天默默无语，连海浪也是轻轻地拍打着沙滩，似乎在为蜜月中的爱人营造着静谧温馨的浪漫氛围。朝阳下的海滨在一夜温湿空气中弥散着海的气息，在海风的吹拂下，变得温顺、

娇媚和净洁，没有人愿意去打扰它的清梦。海和天很蓝很清，晨曦透过薄薄的云层，温情地撒在他们身上。柔柔的海风带着丝丝的暖意，不时吹起她的长发撩拨着费一贝的脸。

其实，太阳是怎么慢慢从海平面上升起来的，他们几乎没有察觉，也并不在意。费一贝从背后温情地抱着施丽雅，把头埋在她那堆香香的黑发里，闭着眼睛感觉着爱人腰间细腻柔滑的肌肤，他轻轻拨弄开她眼脸上的发丝，吻着她的脖子，热气在她的耳垂边徘徊。她也一直仰着头，闭着眼享受着那份甜蜜。他双手一直一刻不停地认真捏弄着施丽雅那对坚挺而有弹性的乳房，她感到浑身有种被电击中后的麻酥感觉，两腿间热热的，胀胀的，湿湿的……突然间浑身颤抖兴奋了起来，耳边传来费一贝急促的喘息声，夹带着热烈的气息。阳光下两人就像两片波浪一样在房间里波动起来，此起彼伏，富有节奏的美感；或者说像两束火焰，相互交融，各自向疯狂的顶点狂奔。

西海开始涨潮了，汹涌的海水，伴着呼啸的海风，狂野地漫上了沙滩，一下子冲塌了昨天沙滩上游人堆起的各种造型的沙丘，一直冲到这座宾馆石基上，溅起雪白浪花。

一阵寒风吹来，几片高处飞落的残雪滑进了费一贝的衣领，他的身体颤抖了一下，这让他从回忆中醒来。十八年前那美好狂热的一幕，对他身体已经不会带来任何刺激和反应了，他那部位几乎没有一点点感觉。这些日子以来，阳痿的痛苦像毒蛇一样一直死死地缠绕着他，撕咬着他的心，让他苦不堪言。虽然中间他一度有所好转，但终究没有彻底根治。

不能享受床第之欢，费一贝的性之火熄灭了，天空没有了阳光，生活也是灰色一片，很多时候他宁可被打入地狱，换回男人的刚毅。无奈之下，他偷偷跑了好多家医院，各种各样的壮阳药没有少吃，钱更是没少花，可就是不见效。后来多方打听才知道

在城东有个老中医专治这病很有名，有妙手之术。费一贝几经周转，总算托到了熟人，这才有机会登门求医。

在一条狭窄深幽的巷子尽头，没有阳光，有点阴森。费一贝怀着景仰和虔诚的心意轻轻推开老中医的门，屋子里昏昏暗暗的，也没有人。他咳嗽了一下，“有人吗？”他提高了嗓门喊了声。

“在啊！”一个身穿青灰色对襟棉袄的老头，手托着一根粗粗的水烟竹筒，慢悠悠地从里屋走出来。老人家带一副老式的铜脚圆型眼镜，髯须银白，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一看样子便是老中医无疑。

“你就是老李头介绍的，叫费什么的？”老中医说的是带有重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显然不是本地人。

“是是是，在下费一贝。”他弯腰躬背地回答道。

“对，对，我也想起来叫费一贝。”他回过身，在花梨木四方桌边坐下，用手抹了把桌面，便“咕噜咕噜”端起那根竹筒深深地吸起了烟来。

竹孔上小烟团一闪一闪的，映红了他清瘦的脸，一股水烟特有的清香开始在屋里弥漫开来。这玩意费一贝在南方的客家寨子里采风时见过，水烟筒身是用一尺多长，胳膊粗细的老竹子做成，上面还雕有各种花纹图案。竹筒身钻有一个小孔，小指粗细的小竹斜插在竹筒一侧，烟丝就搓成小团放在小竹孔上点燃。然后将嘴与半边脸贴近竹筒用力吸，烟就从小竹，经竹筒内泉水的过滤进入嘴里，再从鼻孔呼出来。客家人喜欢三五成群地围坐在高大茂密的榕树下，有时候就共用一个竹筒，你吸完一口，就传给他吸，边抽边聊，吞云吐雾，其乐融融。因为有空气在竹筒的水中过滤，所以抽水烟时，必然会咕噜咕噜响，听着那响声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悠闲散漫味道。“你就快进屋啊，来这里坐。”费一贝这才抬脚进屋，恭敬地在老中医对面坐下，眼神里充满无限的期待。

“你的情况，老李头都和我说了，男人得这病，常见但痛苦，可要好好治。”老中医吐出一股白烟，慢吞吞地说。

“就是，就是，要好好治。这不我是托了好多人才找到您老人家的。”费一贝向前拉了拉椅子，满脸堆笑地说。

“算你找对人了。”老中医鼻子里喷出两股淡淡的青烟，捋了一下垂落在胸前的白胡须，“中医上说的阳痿或筋痿啊，是特别指阴茎疲软不举或举而不坚，以致影响夫妻性生活。阳痿有虚实之分，虚有阴虚、阳虚、心脾两虚、心肾不足之别；实有肝郁、湿热、血淤之异。阴虚火旺多见于青壮年；命门火衰多见于老年人，或房劳过度，或少年手淫以致精气虚损；心脾两虚思虑忧郁，损伤心脾，多见于脑力劳动的人。恐惧伤肾，恐则伤肾，恐则气下，多有性交受惊吓史。我来给你先把个脉，找对了病因，才能对症下药，断了病根。”他卷起袖子，伸出精瘦的中指食指轻轻地放在费一贝的左手腕上。

费一贝感到自己的手臂虽然实实在在地搁在桌面上，可还是有点微微发抖，老中医说了这么多的病因，在嘴里嚼嚼辨辨味道，总感觉好像都能挨上一点。他凝神屏气，眼睛死死地盯着手腕上老中医那两片黄黄厚厚的长指甲，感到自己的动脉怦怦直跳。

老中医微闭着眼睛一副认认真真的模样，他拉亮电灯，看了看费一贝的舌苔，又翻开他的眼皮，吩咐他转动了几圈，然后又把他叫到里屋让他脱了裤子，摸了摸那软绵绵的玩意，最后，回到客堂，在墙角面盆架上的铜盆里洗了手后，才退下老花眼镜，开始磨墨。“从你的舌苔脉相来看，你这是肝郁不舒，长期情怀不悦所致啊，所以阴茎不举，精神抑郁，伴随性欲减退，胸闷不舒，腹胀肋痛，舌质暗红，脉郁不扬。用药关键是疏肝解郁。不过你得病时间不长，只要按时服药完全能根治。”

老中医在一个紫檀笔架上取下一支狼毫笔，在石砚上舔了几下，开始在一张黄底红格的宣纸上落了笔，嘴里喃喃地说：“这

是我祖传的秘方，升麻6克，柴胡6克，川芎6克，香附10克，白蒺藜12克，橘叶4克，制首乌10克，枸杞子10克，肉苁蓉10克，巴戟天10克，枳壳6克。好了，你回去抓了药，用水慢火煎服，每天服用三次，七七四十九天不能中断。”完了，他用手指把手里的那张纸弹得“啪啪”作响。

费一贝从老中医手中接过那张墨迹未干的处方时，如获至宝，那神态简直像受领了皇帝的圣旨，直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雄风再起的那一刻，他激动得掏尽了皮夹子里所有的钱，连声道谢。

老中医把他送到门口，再三嘱咐费一贝一个月内不近女色，脑子里也要净断欲望，不然药力虽到而病根不除，枉费心机，前功尽弃。费一贝告别老中医后，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迎着灿烂的夕阳，竟一路小跑了起来。已经走得很远了，他还回过头向老中医家的方向投去了感激的目光。

回家路上费一贝直接去了老字号“葆春堂”药店。接待他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她拿了处方看了好久抬起头，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了看费一贝。费一贝脸“唰”地一下就红了，他赶忙说是替朋友抓药的。中年妇女撇了下嘴，脸上掠过一丝藐视的表情，扭着屁股拐进了药房。

过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可真的忙坏了费一贝。他先是满大街打听哪有卖煎药的紫砂砂锅，听了一个老人的指点，开车到下面一个镇上的一家小店总算觅到了两只，就像得到了宝贝似的捧回了家。后又固执地叫施丽雅连同那只雌狗一起住回了娘家，甚至把墙上美人头挂历还有那尊维纳斯石膏像也装进纸板箱塞到了床底下。家里所有与雌的母的阴的有关东西统统收拾个精光，费一贝才揭开中药包，开始煎药。他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煎药。头汤药喝一半，还有一半装进保温瓶，带到文化宫中午再喝。他下班后第一件事还是煎药，搞得满屋子都是中草药的怪

味道，可他一点也不感到刺鼻难闻，反而觉得清香四溢，沁人心脾，就连那苦涩难咽的药汤喝着也感觉甘甜可口，美不可言。

这样折腾一个月下来，费一贝感到血脉通畅，照照镜子更是神清气爽，脸色红润。走在单位走廊里看见舞蹈班的女孩子，他还是忍不住要多看几眼，那宝贝居然有了点反应，他从内心暗自佩服老中医的医术高明。好不容易熬到了第四十九天，这天晚上费一贝喝完最后一滴药汤的时候，心里真是踏实充满期待，想到就要回到从前雄风八面的日子，他差点从梦中笑醒。

这一晚费一贝睡得特别平静香甜。

第二天，费一贝被一阵优雅而急促的手机铃声从睡梦中催醒。

“一贝啊，你真是狠心啊，怎么这么长时间就是没有一个电话？舞蹈班上看上谁了？是不是又有了新的相好？嫌我老了是不是？你这没有良心的男人。这些天汽车销售不好，我指标一直没有完成，你都不关心我，真要是给老板开除了，我看你是不会管我的，算我瞎了眼了。”不容费一贝插一句话，电话那头就是一顿抱怨的话。

一听声音，费一贝就知道是妮雯。细想起来，他和她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他也多次打电话给她，得到的只是她冷冰冰的话语。有一天晚上他带了束玫瑰敲响了妮雯家的门，但她就是不开。费一贝绝望地扔掉了手中的花，回望着那还亮着温暖灯光的卧室，泪流满面，他明白也许就这样永远失去了妮雯，那粉红色窗帘后的一切也都随着晚风飘散得无影无踪了。

费一贝接到这个电话，他感到很是意外，甚至有点吃惊，原以为妮雯就这样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每次和妮雯温存时，看着她丰腴的身体，常让他联想起《西西里美丽的传说》中的莫妮卡·贝鲁奇。费一贝也知道自己更多的只是眷恋她的身体、和她做爱时那种疯狂的感觉，所以对于这个三十二岁的老姑娘，他很

长一段时间里内心深感愧疚，觉得这样做对她很不公平。然而在妮雯的生活里除了她要卖的汽车，恐怕就只有费一贝了。

费一贝是妮雯做销售经理后的第一个客户，当他从妮雯手中接过车钥匙的同时，也得到了妮雯的心。费一贝是她情感的寄托和归宿。

其实妮雯的执拗任性完全出于对费一贝的极度迷恋。

“一贝啊，在想什么啊？别生气了好吗？我就是现在特别地想你，我要你马上过来，我在被窝里等你，这么多天了想死我了，你也够狠心的。”妮雯开始撒娇了，这样的声音对费一贝来说绝对是难以抗拒的。

听着妮雯这番话，想到被窝中妮雯赤裸的身体，费一贝浑身血液流动的速度开始加快起来。他坐起身，看着斗志昂扬、直直竖起的“桅杆”，这是久违的景象了，连自己也从内心有点感动了。苍天有眼，施恩于我，我老费英雄又有用武之地了。

“等我。”他几乎从床上跳起来。

“一贝，还是回房再睡会吧？外边天气多冷。”施丽雅几乎用哀求的口吻说。结婚近二十年了，她应该是最了解费一贝心灵世界的人，他是个离不开女人性欲旺盛的男人。自从费一贝得那病以后，她就没有和他红过一次脸。每到晚上在床上看着身边的费一贝跃跃欲试却又无能为力的痛苦样子，她也没少流泪，她能体会到作为一个男人那时的痛苦。今天是费一贝的生日，施丽雅早就在金澄湖畔“哈德曼”西餐厅预定了晚上临湖的座位，她绝不想他一大早就被什么搞得心情一团糟。只穿着睡衣的施丽雅也开始在他的怀里发抖，但靠在他的怀里，她心里踏实而温暖。

沉睡了一天的城市已开始苏醒活跃起来，喧闹嘈杂的声响从各处传来飘去。从二十二层俯瞰拥挤的街道，五颜六色的汽车像一只只甲壳虫一样在缓慢爬行，排出的尾气聚合成一层白色的薄薄雾气，半悬在空中，就像昨夜的梦境萦绕心头不愿散去。几片枯叶随着风从屋顶飘落，在空中来回地划着弧线落到了底层的花圃，那里萧瑟一片，没有一点绿意，只有几处残雪点缀其中。

费一贝手脚冰凉，他有点眷恋温暖的被窝了。他默默地在她额头轻吻了一下，两人相拥着走向卧室，身后卷进一阵寒气。

费一贝准确地算过，从自己家里到妮雯家，要经过十一个交叉口，就算吃五个红灯，按正常速度，路上不开小差看美女，三十分钟绝对可以到。可今天不知为什么几乎是一路绿灯很是顺畅，直到妮雯小区停好车，走到楼底下按响门铃才用了不到二十分钟。

费一贝抬头就看见了熟悉的粉红色窗帘和窗台上那盆仙人掌，那疯狂的一幕幕又像电影般在脑海里闪现，他内心一阵狂跳，等不及乘电梯就飞奔上了三楼。门铃才响了两下，“咔嚓”，厚重的防盗门就无声地滑开了。费一贝刚闪身进门，就被躲在门后的妮雯抱了个结结实实。门在他身后重重关上的同时，他手已经娴熟地伸进了妮雯柔软轻薄的睡衣。

“啊，讨厌！着什么急啊，先洗澡。”妮雯尖叫着挣脱了费一贝，在他的两腿间抓了一把后，笑着跑向了卧室。

费一贝知道妮雯的脾气，要是他不洗澡，她的身体是绝不让它碰的。尽管心里不乐意，他也只好克制了突然激起的强烈欲望走向浴室。

宽敞的浴室里，暖湿的空气中弥漫着女人特有的体香，壁砖上挂落着一条条细细弯曲的水印，洁白的浴缸底粘着几根长长黑发，显然她也刚洗过澡。这是一间朝南装潢考究的浴室，色调以黑白灰为主。墙面灰色的亚光瓷砖中间，因为贴了一道德国石雕花墙砖，使单调的墙壁变得丰富生动起来。地面是黑色晶亮的西班牙大理石，镶嵌着牙白色的走边。意大利进口的卫浴五金配件在灯光下散发着耀眼光泽，平添了几分精致。巨大的铸铁浴缸造型就像一朵盛开的白色荷花。浴室在整体视觉上色彩搭配大胆而协调，富有创意。而在一个角落里，漂白的细藤枝编制的箩筐装着散落的几件丝质的内衣，表明这间浴室主人是个精致女人。

打开漂亮的花撒，热水冲着他后脑，透心钻骨的感觉一条线

直达脚心。他浑身颤抖了一下，筋骨也随之松弛了。

毕竟人到中年了，他身上已经没有了年轻时引以为豪的肌肉，每个部位的线条都变得圆润起来，小肚皮也开始微微隆起了。今天的感觉着实不错，想不到中药有如此奇妙的可以说是起死回生的功效，他快乐得竟然吹起了口哨。他想过了今天一定要去拜访那位可敬的老中医，这真是造化啊。

妮雯赤身裸体懒懒地躺在柔柔的九孔被里，听着浴室里哗哗的水声，内心开始有点躁动起来。细想费一贝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在这里过一个完整夜了，想到此她心里多少有点怨恨他。之前那段日子，他几乎隔一天就要来她家。下班了心情好时他总要在文化宫旁边的菜场买了菜过来，给她做菜烧饭。她特别喜欢吃他做的家常菜：青椒黑鱼片，黑木耳黑鱼片，冬笋炒肉丝，清炒小青菜，肉末炖蛋，糖醋排骨，白菜面筋。她也总是少不了给她准备好古井贡酒。他酒量不太好，每次喝个三两，就要开始兴奋了，脸红红的，不停地讲他的诗集。说到精彩处他会马上从皮包里拿出笔在笔记本上记下，然后高声朗诵给她听，快乐得像个天真的小孩子。每当这时候妮雯总是会出神地看着他，眼神里流淌出无限爱意。

妮雯第一次主动邀请费一贝到家是一个夏天闷热而让人兴奋的晚上。而这天晚上费一贝也因为施丽雅正好出差到外地谈业务，一个人在家闲得发闷，心情烦躁，就开着车出去兜风看夜景。那初见的情景似乎就在眼前。

“你好，是妮雯吗？我是费一贝啊。”费一贝拨通了妮雯的手机。

“啊呀，费大诗人啊，好久不见了，怎样会想到我了？最近有没有大作发表啊，也好让我好好欣赏。”妮雯这天也是刚参加完公司组织的一个高端潜在客户仲夏夜派对，她特地穿了一套好友从法国带来的黑色的FACARS晚装，让本来就十分出众的她在